齊物論齋文集

齊物論齋文集目錄

武進董士錫晉卿

齊物論齋文集卷一

老進董士錫晉卿

說敘

原命

有全乎天而人不得而執之者有參乎天人而人亦得而主之者有全乎人而天不得而阻之者以中禮制節以和樂成文修己而卽以治物者道也全乎人者也愛親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與生俱來亦因習相遠者性也參乎天人者也富貴貧賤之境窮達用舍之時欲之不必來惡之不必去者命也全乎天者也儒者之學務其力于全乎人者而後參乎天人者可以自主參乎天人者有以自主而後全乎天者隨其所以任我

而無弗勝故君子居易以竢命夫人皆有好生惡殺好善惡惡之性引而伸之足以治天下則孔天之與人常相契也又觀天之于萬物也有生而不必皆善有殺而不必皆惡其化而長也盡萬物而亭之育之而不必其可好其斂而臧也亦盡萬物而摧之覆之而不必其足惡人以好惡程功過而天乃比而同之豈天之命固異乎人之性歟其生物也物之感乎其生機即天之降其命以爲性也無以異也豈于物爲既受其全者于天爲猶靳其半歟則豈保泰貞恆之說祇人性好惡之所推擴而猶未足以盡乎命歟則豈天有所不能爲者必待乎人之爲之而盡其性者雖不足盡乎命而即所以至

於命歟蓋陰陽五行迭爲消長者天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人也天生人而天人之道自殊以命而責諸人則盡人以承天即性即命而愛親敬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不可以不充以命而還諸天則修人事以補天事爲天之所不能爲而富貴貧賤窮達用舍之數且不足以爲限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其言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而又嘗罕言命豈不以全乎天者可畏而不可恃當知之而未易言歟彼習見夫冥漠之難窺而輒謂其于人以遠不可復知也則過矣

原情

人之性易節而情難治放而後彊之弗可閑也曰性也者安而存者也情也者感而動者也故情有七而原於思思也者無窮者也官鄰于物物接于類愛生于類樂始於愛拂于惡怒而窮于哀無思則無愛思也者不可知也吾未生之初未嘗有吾受其成形而謂之吾者也發所謂吾者其形充吾形而帥之者神也神也者思之府也物之于吾類也而有不類者矣疾痛痾癢知於身而不能知于人也是已思類類也者情之倪也神搆於形而與形爲窮而情生焉與形爲窮與類爲窮而情無窮是故治情有道止情于神理神于形執中履和而形化焉發則治之者何具也曰禮樂

釋雜卦傳

易以九六爲變數以寓盈虛消長之情而人事之治亂彖焉此易道之大宗而先聖設卦觀象之指也繫孔子又曰五十以學易舍九六而更有取乎五十者何哉蓋五十者變而旣定之數在四德爲貞元者陽之始于卦爲復亨者陽之通于卦爲臨利者陽之和于卦爲泰貞者陽之正于卦爲旣濟貞而後九六之用畢九六之用畢而五十之功成則旣濟之六位是也其曰可以無大過何也過莫大乎無可貞無元故無可貞大過四陽之卦而初爻失位則無元無元而能貞者未之有也貞不可以無元而妄求而元則皆可以自無而復有蓋嘗求

諸雜卦傳而得其義焉雜卦始于乾坤亦以反對爲通之卦兩兩對釋至大過以下則變其文繼以遯而終于夬葢大過兩體夬遯又四陽弇于二陰陽不能自正以正陰其彖爲陽故聖人于此哀無元者之不可貞而欲復其乾元以底乎正而救其過因參錯其文以明消長之機在乾元之得失葢治世之苦心也何也大過二陰弇陽皆當變而去之繇君子之道務本而已初者乾元之位本也上者末也若不務治其本而從事其末則卦成遯遯初陰見于下有小人之道焉明乾元之亾也乾元既亾則陽道不能驟復必使陰從于陽而後可治外卦之陰在四則得其正漸四正位從陽以待男行𢧵遯

之道也陰能從陽則能養陽而乾元可復頤爲通大過
初陽正位羣陰養之進漸之道也初正而後上六位可以
各正六爻皆正者既濟也五十之所以定九六也此其
所以無大過也貞之本在元元之未亡則雖二三四五
俱失其正如歸妹者猶得于女之有終見男之有始若
未濟則易歸妹之初上而六爻失正乾元遂亡是爲男
之窮而無所可歸故君子之道務本而以大過復乾元
于初則成夬元始而亨通上之一陰雖未決去而利貞
之本以具焉所謂君子之道長則小人之道自消而所
以救大過者誠在夬而不在遘矣蓋道長而既濟不待
言矣易虖易者治世之書也學者其亦求端于務本哉

釋金縢

舊說皆以爲周公欲代武王死此非也曰自以爲功曰代某之身正謂代其制作耳然則何用卜正以管蔡不咸恐武王崩後主少國亂不得終其事故必祈問之于三王所謂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敷佑四方定爾子孫皆周公自言制作之事而後俾之元孫盡指成王故云不若旦也不然不幾誣武王以媚鬼神乎卜龜見書皆襲吉故公曰王既罔害而余又受命亦終是圖蓋隱然以相少主自任于後矣不然王既罔害豈公又竢新命而終代其死乎是故公曰無以告我先王則居東而求罪人爲詩而致綢繆不敢自辯史自金縢之書曰所自以

為功代武王之說知言也如後人之說以代成誣公矣謂自以為功邪

釋康誥

周公誅管叔武庚而封康叔于衛此無可疑武王既封武庚于殷又使二叔監之不容復以其地封康叔也惟康誥偁寡兄勖皆以為周公攝王自偁之辭于義不容偁文王後遂以自偁轉沒武王此可議耳蓋乃洪大誥治下本接酒誥之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篇首四十八字乃史臣所撰酒誥梓材之總敘為公封康叔之誥止有酒誥梓材二篇而康誥一篇則武王初封康叔于康之書史家連類而存因冠酒誥之首篇首四十八字原

于康誥無涉也覩首篇惟勸以明德愼罰不若後二篇詞危意悚流涕而道可知左傳祝鮀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是因三篇並存而約舉首篇之名耳且鮀固云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屛周妹邦即殷虛故不得謂武王封康叔于衞也周公攝政代王言經有明文多方之周公曰王若曰是也此篇周公咸勤云云接酒誥王若曰正是一例并不得以周公偁王爲死蓋知康誥之獨爲武王時書則尙書元無周公偁王之處何足致議

張氏易說後敘

凡先生所箸易說周易虞氏義九卷周易虞氏消息二卷虞氏易禮二卷虞氏易事二卷虞氏易候一卷虞氏

易言二卷周易鄭荀義三卷鄭荀易注集錄五卷易義別錄十七卷易緯略義三卷易圖條辨一卷其自敘虞氏義消息曰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解易而漢儒之說微其後古書亾而漢魏師說略可見者十餘家然惟鄭荀虞氏三家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又較備又曰虞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遂于大道其敘易禮曰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竊嘗論之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蓋天之道主陽獨陽不能生故易一陰一陽以窮消息之變

變而皆陽人之道主治盈治不可久故易一治一亂吕寫世運之變變而皆治治亂相循天道也復遯是也吕治救亂人道也泰否是也元亨利貞者貞變之用而聖人之所吕治天下也古之君子其自命皆有吕天下爲任之志其爲學皆有吕禮樂爲治之心雖漢之儒師若董仲舒伏生京房毛公何休鄭康成荀爽虞翻之徒或耑治一經旁袪佗說意亦欲明其所學周公仲尼之道吕揩諸天下故徃徃詁訓不葡則箸已意博取典禮張而翼之六經皆然豈獨易哉先生初學爲詞賦古文既成吕爲空言未足吕明道乃進求諸六經取漢諸儒傳注讀之尤善鄭氏禮盡求鄭氏書得其易注善其吕

易説禮而其注幾闕不備乃要求諸易家言于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得所引虞氏注文稍完具遂渎思天人之際性命之理求其義例三年乃通述虞氏義消息又推衍其義依象比事述易禮事候言又旁及漢魏諸家説究其相氏辭而闡之述鄭荀義別錄又通論緯書之得失後儒之蔽僞述易緯略義易圖條辯凡四十二卷非苟爲其多也蓋不通乎天道則禮樂法度猶器也習之而不可已損益也不明乎人事則日月寒暑之數猶術也知之而不可已守執也先生旣思著書已致天下之用而又已爲天人之道莫備于易故其言禮雖屢偁述周制發明文王所已變禮改法之意而百王不易之道

皆以由此而皆可推說數則後之有志於古者當必有所取法于是■又無疑也先生入翰林四年而以疾卒其舉進士聖主今巡撫浙江阮公悲先生之身不獲行其所學徵其遺書將刊木而傳之先生固不藉沒沒以傳其書數可以使天下皆知先生之學也故敘其後俾讀者知其指焉先生姓張氏諱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官翰林院編修序其書者其甥董士錫嘗受易于先生者也

莊氏易說敘

本朝經學盛于宋元明非以其多以其精也乾隆間爲之者易則惠棟張惠言書則孫星衍詩則戴震禮則江

孔金榜春秋則孔廣森小學則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皆彙撰成書著于一代而其時莊先生存與以侍郎官于
朝未嘗以經學自鳴盛成書又不刊板行世世是以無聞焉嘉慶間其彌甥劉逢祿作公羊釋例精密無稍以為其源自先生道光八年其孫綬甲刻所著易說若干卷成以示余再三讀之蓋先生深于周禮深于春秋深于天官歷律五行之學夫深于周禮則綜覈名物不厭其詳深于春秋則比事屬辭不厭其密深于天官歷律五行之學則徵引斷制不厭其博故其為說以孟氏六日七分為經而以司馬遷班固天官地理歷律各書志為緯其為文辯而精醇而肆指遠而義近舉大而不

遺小能言諸儒所不能言不知者已爲乾隆閒經學之別流而知者已爲乾隆閒經學之巨滙也方乾隆時學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而無涵已游雜其門人爲之莫不已門戶自守深疾宋已後之空言因其執精抑亦術峻而又易知世固有不爲空言而實學恣肆如是者哉或荅許慎何休箸書鄭康成駁辯之而鄭志又有與諸弟子互相問畣之語亦或病其術之太峻而虞其說之太拘歟余爲張先生惡言弟子學易謹守師法如莊先生書皆所未見循誦旣畢竊歎天壤閒學問之大有非可已一端竟者因即所見已坿識于此

陰符經解敘

陰符經者道家之流而出入于陰陽法家其辭本乎天其旨切乎事其智舉六合而有餘其自守卑約已之治人則覈名實而寡恩其究歸乎兵家觀時爲務執機而行此其所長也陰者隱也本乎隱而微諸顯故謂之陰符舊題曰黃帝陰符經唐李筌曰爲得之魏道士寇謙之嵩山石函筌又集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良諸葛亮并已注勒爲一書是書之傳自筌始故或疑爲筌所譔也戰國策曰蘇秦發書得太公陰符之謀史記蘇秦傳曰得周書陰符二書見隋書經籍志兵家古之言兵者每託始黃帝則此爲周秦閒人爲黃帝之言者可知矣漢

初有黃老之學魏晉已後老顯而黃微自唐書藝文志始載陰符經後人遂目當黃帝書復與道德經同儕黃老余反復其言知于修己應物之用所至極精鍊葢古黃帝氏之流別亦非李筌所能僞仛也原分三篇初言天人之道相通于一中言隨時所目法天終言知機所目隨時末及八卦甲子陰陽相勝之術則九宮六甲之式兵陰陽家之言也朱目來注此者大恉歸于鍊形服气朱長春云陰符言天人之契立天之道目定人余則取其知機隨時言陰陽五行之精安在儒與道之不相謀也爰爲之辨

遁甲煙波釣叜歌辨敘

煙波釣叟歌者述遁甲之式八卦日辰動靜吉凶之用其說長于兵陰陽而人事之趨避準焉舊題曰宋中書令趙普譔盧陵羅通演歌明史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十年進士景泰中有戰功終右都御史意普有所作而通約之爲歌不可得而詳也仁宗朝命洗馬楊維德譔景祐遁甲符應經其書至明猶存茅元儀作武備志删錄入之今惟圖書集成及浙之范氏鈔有全本而范本爲善求其義例所引李淳風三元經葛洪王琦湯謂諸言大較與此篇合而陽遁陰使陰遁陽使維德有所不知陰時陽時陰位陽位普通苟詳其用不且過之乎宋史藝文志不載此書暨遁甲諸口訣此爲最善者矣漢

書者兵陰陽家則遁甲行兵之所自也其五行家則遁甲選擇之所自也此篇舉黃帝風后㠯託始則猶五行陰陽家之舊例也遁甲出于九宮太一行九宮之數易緯乾鑿度言之鄭康成注之又雜見于靈樞素問漢世㠯來未嘗闕也隋蕭吉著五行大義㠯爲出于周易倘書唐末術晦陳摶得其說名之曰龍圖劉牧又改其名曰河圖阮逸假關朗佗洞極經又㠯爲洛書要欲尊其所學故託名愈高而不知九宮自爲太一不爲圖書桓譚云河圖洛書但有兆眹而不可知信哉太一之名見于漢志古者偁曰天時周官太史出師所裒者是也漢㠯後曰式其別有三曰太一㠯五子爲紀㠯積算爲法

曰遁甲以六甲爲紀以卦氣爲法皆以九宮爲用曰六壬則以十二辰爲用隋唐宋志載遁甲書數十種託始于黃帝伍子胥其唐以前人則有葛洪郭宏遠臨孝恭王琛榮氏信都芳許昉劉毗杜仲僧智海李淳風僧一行蕭君靖司馬驤等而其書今無存者近世言遁甲人各與僻未可據執爲是歌辭者卒不顧文義苟且遷就以是其說其尤箸者有明池紀注數亦糅爲牽合而未得其通因盡祛之援所聞于古者以爲之辭冀存五行陰陽家之舊式焉

遁甲因是錄敘

世言陰陽五行如太一六壬相墓相宅祿命諸書其不

家自爲說彼此不能相通卽習一術同一師者其說亦判然而各是諸術之原罕見于六經惟相墓相宅詩書禮皆言其事然無其法難可遠求獨遁甲者曰卦气行九宮其原葢出于易之說卦而其式述于易緯乾鑿度灼然非妄言余用是留意焉族父學正君精于是術而余生晚不及見其學亦無傳焉毋從人叚書讀之卒皆蕪雜無所發明間引宋人書如符應經等篇復無全文惟煙波釣叜歌一篇文爲完具顧未能窺其通因取世所傳局式習之援之古書旣相牴牾用諸占候十罕一驗心知其非矣嘉慶元秊識進賢舒燠杰習其所傳較愈于俗爲復取煙波釣叜歌讀之稍稍有得然舛譌亦

淡目多十二年識豐城傅生叩其所習與舒略同十四年識安陽李生復叩之又與傅小異三人者各挾其術知名于時而其不同又如是則樊然淆亂之說其將無目正之也乎友人黃君乙生通相墓之術善楊筠松九星目爲常出于遁甲九宮余因目最所習者及諸家之說質之黃君弗之許曰易有陰陽五行而若是之多岐說也余曰是講之不明而擇之不精也因復覃思鈞爻歌目求其通證之目大一之積算卦路六壬之躔度方位相墓相宅之挨星陰陽攻之用秦兩漢隋唐之緒言目求其條理而前之所疑遂豁蓋自明目來遁甲諸圖皆淺學所造其初本有訣而無圖鈞爻歌者即流傳之

眞秘在焉夫九宮之行治一也基宅家則自中而行乎外遁甲家則由外而經乎中中能馭外外不能制中則遁甲所圖非矣四計天干加支之位咸視乎日躔所臨此不易之象也六壬弖之而諸圖直使別取行布九宮之六十甲子且又舍干而取支又非矣九宮之數旣縱橫十五斠若畫一弖變迭用事則八卦旋相爲始不惟坎離而諸圖惟弖一九屬坎離太一圖又惟弖一九屬乾巽知坎離之可一九而不知震兌之可一九知乾巽之可一九而不知坤艮之可一九又均失之矣六甲子午自分陰陽三甲圓布自配三合說卦左旋八節之气自與九宮順逆行治終始之數同符而諸圖惟知二至

已分陰陽而不知一元之有陰陽惟知推布已盡六甲而不知三方之合天圓惟知二十四气之各分三元而不知八節之各統九元所已攝日气于卦气也則又失之矣至于分星門為二物淵六千于六儀顛到錯亂不可究詰嗟乎此豈特非古遁甲之眞亦不善讀鈐攷歌耳注是歌者雖萃聚合埘會而歌文則固完善余既為之解爰復取諸訣之善者箋而辨之並箸遁甲箴四計表九宮七十二元圖惟克應之要具在說卦人事縣瑣不可殫說其五行干支大義亦援據所聞次第詮釋已袪眾惑求諸易說卦易緯春秋緐露淮南子太元漢書五行志說文解字五行大義並有徵合夫道之是者必

攷諸古而因之蘄以免穿鑿之譏也名之曰因是錄俟有道之正焉烏虖吾州之言陰陽五行者自學正君之歿而遂衰項森者不如學正君遠甚謹奉規榘闕疑而已而名亦著近日則稍涉其樊者無不求立名譽焱去學正君愈遠矣余非有枕祕之傳以紹家學特以所聞于古者正今之失邪說橫議其諸或有瘳乎

遁甲通變錄敘

術家之源有二一步纏測算以天文爲綱以气候爲紀立于千百季之上知及於千百季之下謂之厤家以人事爲揖以五行爲機趨生避死效順去逆以通天人之宜謂之兵陰陽家厤家之言出于日官古太史之掌推步

之數今昔中外殊途同歸故其辭典而雅兵陰陽家之言則雜見于六經緯周秦間爲者最密其言徃徃託于黃帝未可據執司馬遷曰學者偁黃帝言不雅馴不已此歟然其爲術雖務戰勝克敵而無悖乎君子修身誠意之指至其所用日躔月建之位太一之常居曰遊八風出入之時刑德之候主客之算八卦日辰皆有常式周官太史云大師裒天時與太師同車天時者其式也蓋與吹律聽軍聲同用雖孟子曰爲不如地利要亦王者所不廢也外此則多異端焉秦始皇帝時方士競起託于修道始有服食求神僊之說而其幻者能致人神魂又非時非理之物漢孝帝又淮南王皆好之而孝帝學

之不成爲天下矣淮南王卒以誅死後世帝王惡之遂無聞焉而自後記傳所載言神僊者往往有名姓可指數然道家偁仙人皆務出世迹不近實難以㪨說宋真宗徽宗好道徽宗竟亾國而宋元以來史冊所偁倡亂妖匿之民毋得幻術以起禍亂由此觀之豈不惑哉今惟漢中張氏子孫受其上世所傳之術累千餘年世爲大官迹其所爲頗近幻怪此豈有所謂道者在邪余嘗以爲天下之道不一而天之理則一而已其不順乎天者鮮不爲禍陰陽五行衰盛從否自然流行天之情也先而察之後而奉之人之情也逆而傚之而曰道者吾未之知也且夫王者受命天神人鬼地祇可得而禮馭

地天之道于民而後王章明事權一故有其德居其位而陰陽五行效其令順也無其德不居其位而欲使陰陽五行效其令逆也惟逆是事而日吾守道者君子有㠯知其必敗也稽使張氏子孫不受官于朝而㠯其私智熒惑百姓將必不驗驗亦必敗數則張氏之獨㠯術存者亦其職順數也古之聖人知命知性知天道知怪力亂神而不欲言者豈不㠯此也哉丁甲天罡青龍返閉開戊者亦遁擇家之言其用在日辰故其說常坿于遁甲術之猶近乎醇者也蓋日月相推陰陽二遁于支宮卦遷轉之敍本自秩數由之者若大路此則求隱于顯索陽于陰理勦幽遠焉一心之誠㠯專其想像乃能

通之凡以使人意念眞實純一如在其上如在左右以相歆格其致如此抑豈別有身外之感應哉余既于兵陰陽家着錄遁甲術爲書暇乃泛覽古今術書盡删其異端方士怪奇之語獨取丁甲天罡青龍返閇閉戌五法參斟諸本訂其譌謬削其游言存其要義別而錄之名曰通變俾無溷于不經之說焉夫道不獸變變而能通則至賾而不可以惡至動而不可以亂也君子知命居易以竢無入而不自得事有不必竟其用者而無不竟之思是書也其可廢乎

形气正宗敘

夫天以气運地以形止天運則物生地止則物成故易

併乾曰天行坤曰地勢觀天地之道將不于其行與勢
邪地勢與天行相得而合則四時交風雨會陰陽龢山
川之靈實生俊傑理不誣也相墓相宅之法始于詩之
詠公劉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書召誥言太保先周公
相宅周官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𥠖人
墓大夫辯其兆域然未嘗一言其吉凶隶旣遂其求而
猶歸其權于卜筮葢不欲啟後人以專利自私之心則
先聖之思患預防也自晉郭璞始作葬書極言禍福唐
楊筠松著𢇁龍經撼龍經以述地勢著靑囊奧語天玉
內傳以述天行其徒曾公安又作靑囊敘以發明奧語
務欲致其神異以震燿其術于天下遂使後世堪輿家

循習其語動㠯禍福要人售其詐欺是郭楊者先聖之
罪人也嫈使郭楊之書至今遂亾而邪說蹐駁布滿人
口則又將何㠯正之今日者得據郭楊之書㠯㕂後起
之偽學亦未必非務也郭之後則有赤靈經楊曾之後
則有黃妙應之徒所箸都天寶照經吳克誠所箸天玉
經外傳僧幕講所作水法出入神气論蔣平堦所作天
元五歌天元餘義待旦歌書皆見存皆其選也傳是術
者卒作五七言韻語㠯括之辭或近俚又往往自名曰
經僭儗無狀顧其義蘊閎實未可㠯體格病之余始求
太一行九宮之術于遁甲而得太一常居天一行治之
說後證之以形气家言乃知天一之行治必本于太一

之常居蓋舍地勢即無㠯驗天行而不知天行亦無㠯居地勢郭楊之書其可廢乎爰爲哀集晉唐㠯來諸家別而錄之名之曰形气正宗而盡刪其謬譌蕪雜又膚淺不苟之書俾不溷列庶眉覽者無爲多歧所惑也

家譜敘

昝在虞帝命伯益爲朕虞賜之姓曰嬴子孫世之㠯又造父當周穆王時爲王御封于趙城周之衰趙用失守而逃于晉爲趙氏夙爲獻公御始有封邑衰從文公入國始爲卿籍與魏氏韓氏分晉始爲諸侯雖始偁王遷又嘉爲秦所滅自伯益至王遷具在秦本紀趙世家者太史公論之矣秦漢㠯來六國胄微趙氏或散凥四方

世不可紀載籍互舉大都錯雜無足徵也周辛有之二子仕晉董史因氏董其後蕃衍自三晉擳爻天下迄進之董爲宋通遠軍節度使遵誨之後系出唐太傅隴西公晉元初有臣曾臣粲者從兄弟也並遷常州臣曾𠕋前衔臣粲𠕋後衔故董氏有二分皆祖周太史辛甲爲夏后氏之族姒姓也而余之先爲嬴姓實趙氏宋迄功郡王德昭太宗時蔡贈太師中書令追封魏王後改封燕王謚曰懿懿王生舒國公惟忠惟忠生韓國公從藹從藹生迄當侯世宣世宣生贈東平侯令櫛令櫛生訓迄郎子平子平生伯達伯達生師瑒師瑒生希呂希呂生徽州司法與佩與佩生元高鄉州錄事參軍孟堙孟

堙生集慶路教授由彰由彰生立質立質生順玉順玉
生學道學道生明明生贈文林郎禮禮生昱佐昱佐生
文默文默生守信自燕懿王至東平侯史傳敘之靖康
中亂宗室南渡孟堙曰前名見于宋史表元明曰來家
牒放廢存其昭穆系世而已孟堙者始兄老進者也蓋
宋宗室世居浙元之有天下孟堙曰其家去之老進之
郡曰西蕃郵至禮之世復去西蕃自兄祇家莊而由彰
之仲子立賢又先別居貫莊蕃老進之孫有三宗云守
信之子三人季曰中兌實後于前街之董系諸譜更名
承獻而守信之二子伯中充仲中允皆絕無後惟承獻存
承獻所後姑之夫董氏貫貫兄弟五人伯資仲質皆一

子季贇二子贇一子仲季之子旋絕無後今惟伯資後存承獻旣後蕫氏別居河間有子四人並箸籍焉卒皆歸葬于苦進子孫仍爲苦進人也其季曰遂昇當康熙時爲大同府西路同知漢中府知府有德政傳于山西通志祠于朔平生之璉之璉考授州同知生萼輝萼輝附監生生傳泰開泰傳泰廬州府訓導開泰昌化縣知縣生達章達章國子監生自傳泰始采輯宗系已授達章達章復遠攷前古已刱所自未成書而卒卒之五季子士錫承父遺命咨于叔父達閎族兄雲錦已佗家譜自承獻已下箸之于篇爲世系圖而已字官生卒葬地取某氏子女凡幾別記于後凡吾族人存亾統紀庶有

可攷古者錫姓命氏史官掌焉或以國邑或以官或以王父字而又因族以按其世故君之同姓冠取妻必告死必訃百姓有生若死者必告歲登下之數之官府盡秩然也自古法不行世本殘缺姓氏變易不可條理其顯者或依據經傳稽其始先猶不免顛到遺佚至于隋唐五代之閒浸以謬亂眞假錯糅汩乎紛然不可究矣蘇洵歐陽修之作譜也自宋以後皆宗之然猶以年所長久慮毀滅敗壞盡區區一氏一族要數千百年而欲不失其舊固十不一覩而况名字鄉里纖悉之故可得而求邪烏虖知其嚮而不可攷則攷其箸焉者可也知其遠而不可詳則詳吾之近焉者可也

懷遠縣志敘錄

嘉慶二十三年知縣事孫讓重修懷遠縣志成敘曰懷遠之志明萬歷三十三年知縣王存敬屬邑人副使孫秉陽重修之而萬歷已前無可攷楊應聘敘併孫前作癸未志至是而再屬筆焉舊志亦云萬歷癸未秉陽纂修邑志至己巳當作乙巳萬歷三十三年也存敬巳復三十年任三十七年去中無己巳加刪潤成書蓋癸未至乙巳二十三年經再訂而始刊版也

國朝順治康熙間知縣傅鎮國馬汝驌劉鑑皆續修未成至雍正二年知縣唐暄始修成爲八卷曰地輿曰建置曰秩官曰典禮曰籍稅曰人物曰藝文曰雜記而圖

地輿一官治一學宮一冠之卷首夫邑百二十年之久婁修未成之書一旦而有栞本使百里之內戶籍賦稅有可稽君政治民俗有可覽鏡忠孝貞烈之行有可風勸功國甚偉然其地輿則志沿革而不詳列前史邑明建置所因之故志山川而不尋其絡脈上攷水經諸書以證今昔之同異志湖塘堰壩淵泉溝澮而不辯其水利已創因時便民之政志古跡而不苟攷城戍之區俾古疆理按籍而皆可論證猶弗志也其人物則志桓氏而不攷諸漢晉諸書志勳烈而不蒐稽諸前代之典要且缺略過甚其藝文則雜采碑銘傳狀敘記之各宜坿箸本事者與詩賦同列而載籍缺如夫自明三百年以

至
國朝文儒甲科不一二數而別集目錄皆放失無存今
且不可追紀非前此蒐羅之未遑歟營建祠祭倉儲學
校兵防選舉封廕臣吏皆宜分別類敘者也乃幷入建
置典禮人物而人物一類標目太廝雜記所載亦多可
類附諸志者稽諸史乘而不覈訪諸故老而不詳至輿
地一圖山川溝洫形勢所在道里不可不箸乃枯簡特
甚此其所失也讓㠯嘉慶十九年夏來司是邦甫任事
即索觀舊志既知其得失欲重輯之釐定例六十年一
修今斁修且九十年矣知府事建水倪公亟意方志嘗
㠯命讓讓因與教諭孫君起嶸言之而當河洩後淮流

漲溢縣境無歲不大水勘災振饑簿書旁午猝猝靡暇者數季至二十二季春乃克與縣中賢士大夫籌之盃無不踴躍樂觀其成者而前庶常知鳳臺縣事詮進李君兆洛適來主講縣之眞儒書院因質曰編纂事李君令鳳臺時作鳳臺志曰精覈見稱而鳳臺為壽州分縣于治爲僃志懷遠事宜詳于鳳臺者數倍爰共商擢本其體例恢而廣之條貫略定纂輯過半矣其冬李君曰事去代者爲明經詮進董君士錫復與董君續加蒐討至二十三季七月書成因乎舊志者十之八刪其蕪不當者十之二增于其舊者三倍遂曰就正于倪公刊諸木焉夫懷遠設縣近自宋元而漢晉隋唐建置屢改

分析極頻數南北朝及宋南渡後皆為邊境是故沿革最不一分野雜荊揚二州經脉跨淮南北地高者宜黍下者宜稌而土宜又不一脉蒙城宿靈璧鳳陽定遠壽鳳臺之間民气之剛悍輕剽往往雜佀乎佗邑而風俗又不一縣于安徽布政使司不當車馬之衝不設驛故不為最縣繁四境遼闊民積病于水偶雨暘愆期若重困者方諸望緊之邑抑又難焉讓㠯承之尹茲勮區惟懼失隊冀時物豐阜民業其業乎其情相與休息習而安焉夫質樸勁直愛其長上縣之舊俗也自今始復能優游乎文埶之林咸導其情㠯適乎禮鄉士大夫率之㠯被及於四鄙不亦善乎周官土訓道地圖地慝誦訓

道方志方慝蓋謂知其土宜風俗善惡之故㠯與美而
蒯敗達其好惡之情㠯入于無疵也可不與賢士大夫
共勖之哉故于地圖道里慎其采訪而山川溝洫津渡
橋梁物產必加詳焉因革故事必加攷焉士之有德行
文學女之有節操者必加博載焉文獻不足因而闕之
庶幾所㠯傳信後之覽者或亦有取乎此耳凡爲志十
記二攷一表三傳七圖一序錄一二十有八篇
四至辯而乖離正都圖析而閭里聯是㠯官守於土而
民守于官也嶯嶯崙山葺郛衞之湯湯大淮渦肥會之
鄣是鎮之鄣是潤之述地域志第一
丁田民屯

國帑正供轉漕東南
天庾是充爲犍爲支率循成制課鹽榷關因民所利土
宜蕃殖各蠲巳類述賦稅志弟二
庠序之敎隆而名臣賢士孝子貞婦之行佗傷書院之
設所巳輔學校而損過就中增美釋回者葺講習若也
維勸學繄先覺述學校志弟三
禮莫重乎祭祀事有常苾芬其饗諸歆茲民德勖茲民
之稼穡述祠祭志弟四
神武不殺而葡不可弛詰戎閑衛乃齊乃止于千萬秊
乂安上理述兵防志弟五
府事孔修

聖化覃敷甫豫偏災謹茲倉儲
皇仁蕩蕩蠲復頻書凡百君子靖共爾位哀此惸獨勤
其撫字述倉儲志弟六
荆山巖巖依之如城郭則宜飭官寺郵亭圬墁以時吏
民以甯津則有舟川則有梁車徒是濟惟安惟康述營
建志弟七
隄堰之興以稼下地淮堧沮洳瀦可漑淤可耕弗云棄
也修而舉之曰察其宜曰勿違其時述水利志弟八
禨祥災異君子不言而水旱疾苦民隱在焉記載所弗
刪也述五行志弟九
太常稽古爲學士羽儀迄乎有明載籍紛披蒐採一曠

千年闕遺後有作者彙而録之述藝文志弟十

漢建侯國當塗曲陽平阿義成向炙龍亢晉屬馬頭梁隸譙沛唐析四境入于旁縣宋末置軍元明用因述建置沿革記弟十一

萬國玉帛塗山是會征戰侵伐戎事之大汜覽前史識其梗槩述歷代大事記弟十二

郡邑棊置一廢一興六代列戍乃數十城郭眞郭僞壘址縱横述古城戍攷弟十三

令長侯相鎭將戍主漢晉梁魏缺不可譜元明已來乃甫縣丞簿焉校官倂人亦差得舉數述職官表弟十

四

文武甲科辟舉貢士登髦翼俊代濟厥美良將名臣時
爲蔚起述選舉表弟十五
師臣分茅遠矣春卿武功崛起懿惟開平東平烈烈平
陰矯矯父勳子忠長世斯保李栁壯略榮名亦寶裕後
顯親上下推恩述世襲封蔭表弟十六
龍亢桓世傳經作帝師尊五更晉元子遂披猖沖守貞
元吕亾述桓氏傳弟十七
子通輔魏卒躋三公剛多勳戚起于從龍默齋忠貞恭
定廉正諸楊接武閥閱斯盛
聖清作人樸樕莪菁中丞總戎爲
國榦楨述史冊英賢傳弟十八弟十九

孝友睦婣任卹士行之最良葢不可㠯弗彰政事文學之妙貞不之操而未見乎史籍之表禄者又易容略也述耆舊傳弟二十弟二十一

賢孝貞順惟曰女士龕山氏啟之桓氏佀之有㠯哉或矢其愚㠯自立不乎其爾不可次述列女傳弟二十二弟二十三

醫卜巫皆術而已研而精之曰恆曰一爰次神異是爲方技述方技傳弟二十四

繫駒適館所㠯安賓旅也擇里而處㠯令聞長世君子交許之述流寓傳弟二十五

爲吏而良臣職固宜職則未備厥咎安辭前哲所爲敬

而志之先事之勞後事之師述良吏傳第二十六

名山崇崇化鎮淮邦經流十二相維而東四達者涂五經五緯惟里有長區已百二千擲相閭弗閒嗚吠規方畫疆瞭若掌示述縣境六圖第二十七

在昔王君始著邑乘惟孫副使再經刪定百二十載唐君繼之別帙爲八燦燦前規迄茲重修歲紀九十伊余固陋毋懷辟文

聖皇立極羣稟

成憲

道纘執中方悅

吹萬小臣不敢職思官常勤求民瘼昌說敢忘遑述敍錄

弟二十八

齊物論齋文集卷一終

齊物論齋文集卷二

武進董士錫晉卿

敘　跋　贈敘

亦有生齋文集敘

易曰言有物又曰言有敘夫心有不容閟者發而為言言有不容紊者次而成文故情文相生偕于自然文者經緯相交之形說文曰文錯畫也蓋質之輔也道之輿也事之迹也言之範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信哉古之立言者皆成至文尚書記言春秋記事其體有二三代已下文有消長而二體不易雖屈原宋玉司馬相如其原出于六詩其後且別為駢儷之體要其歸則亦左右史之志也後世敘事之文司馬遷班固陳壽范蔚

宗歐陽修爲優韓愈柳宗元蘇洵軾轍曾鞏王安石歸
有光則又自有其所論箸沿史論之體悏張周秦諸子
之趣已變賈誼曹植陸機之舊又獨備最是故文之體
不可執有物則不相襲佳相襲亦佳而文之法無盡有
敘則辭簡當辭繁亦當古人爲文必極交錯之致或義
立于此言起于彼或辭止于是意見于佗古人之言必
有所主而已類相埒古人之文意之所在必互見而不
必交盡其辭論語曰辭達而已矣蓋言敘也夫言已足
意機已成之气已行之韻已節之神已動之味已永之
五者甫而後所謂敘者盡其善則又有進于法者在歟
本朝爲古文者已十數其尤者寧都魏禧才博而識

曠有物之言也桐城方苞學醇而辭雅有敘之言也始未可㠯相優劣焉同縣趙先生懷玉㠯魏氏之才與識而爲方氏之學其文浩浩㠯遠醇醇㠯淡意欲兼方魏而有之㠯文名于世者葢㠯四十季所箸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卷屬士錫爲敘而存之夫先生之言旣志于有物有敘矣其傳之永遠爲時楷模宜不待士錫言謹㠯所得者質之先生則未知其有當焉否也

崇百藥齋詩文集敘

祁生長于余十歲余十三就外傅時祁生詩名㠯滿鄉里與莊傳永丁若士莊叔枝洪右甫爲友余時見諸君意气豪甚心慕之稍長受業于莊達甫徵君則與叔枝

右甫爲同門引余而友之祁生與焉弱冠入京師與叔枝同受業于舅氏張皋文編修而傳氶若士故與余舅氏友亦引余而友之祁生又與焉祁生嘗就阮尙書于杭州就曾中丞于揚州又已試禮部㝩之京師後依魏曾容于洛陽與余遊歷蹤迹每相值所知交亦與余大半同則余之于祁生其相習爲何如邪祁生無不學于文無不工而體物切情詩爲尤至二十季來京師內外江南北浙東西寶其寸楮者皆是近十季致力爲古文不苟依傍而通達事理生平貴執之門未嘗踐焉庭巷無大賈富商迹室無俗士坐自已少孤不夂事先恭城君奉所生林太孺人敎甚嚴時時自言之故其爲文也

洋洋乎如千頃波而勁气昭質充發炯發按之皆有物其爲詩也組繪不傷意瑣鉥不傷韻紆婉不傷气志之所之與境之所經皆寓焉驟觀之若不知其有爲而言者油油發藹發後出之詩人之內心也余學爲詩文後于鄘生爲詩不成棄去爲文又不工今秊祁生將校其崇百藥齋集若干卷剡之而徵余敍凡今之儕人詩文者大都曰是學唐宋誰某爲詩文者果先有一古人心中乃曲爲揣摩已弎其節邪若曲爲揣摩已弎其節此其用功甚深非才力有過人者不能有過人之才力則固足已自見矣而塵塵于古人之面貌是自棄也歟則襲古人之面貌者其才力必不過人其揣摩亦必不能

曲中其節何也才力不至不足㠯達其性情而才力之過人者性情學識又未有不與之交至者也今邵生于古人中固必有其近佀者數切指之曰是佀誰某余不能畣則㠯其性情學識才力之各有所至而知之邵生集中與倆傳丞若士叔枝右甫而又爲傳丞叔枝識墓其推許之者亦各如其性情學識才力夫精粹如傳丞任達如若士孤狷如叔枝寬夷如右甫皆斷數有㠯自立邵生之不妄推許卽其詩文可知是故邵生之詩文可不㠯敘見而余之敘之者獨爲邵生之集成而又悲人事之變遷如傳丞叔枝右甫學劭而身不顯溘數與朝露同盡而其詩文零落又不能如邵生若士之有

可傳于後也迺二十秊㠯來交遊之素有不勝太息累欷而不能自已者矣

廖鉦鬗詩敘

十二秊正月余客九江郡守方君讌客于琵琶亭相與賦詩凡三十六人德化廖君之佺爲其冠余時與君始相識君爲詩學陶淵明恢而衍之其佳者侶元結柔厚之旨皆精先一秊方君嘗㠯君詩示余余旣盡讀之彌欲交其人矣精自余旣識君後往還亦未數數而方君署守饒州余亦將去爲日月淺叓一再見贈別㠯詩相酬荅而已余瀕行而余季父適自平樂歸病過九江益篤甚遂卒時方君㠯調去郡余子精無援吝禍者相與

迫之將不容于逆旅哀痛纏心手足靡措君已聞之率戚友來唁引已自任經營既勞頤瞼遂平嚣事已具夫人當顛沛死生之際必有至不能堪之形見之而惻然者固用情之常君詩八懷哀愷悌急朋友之難亦豈必已余故獨余已忝丞衣食復困危患瀕死而所遇已濟且得之于君斯豈人事計量可得而及余固心折君詩既悉其爲人信君之擇于詩敘深矣而益已得交君自喜也余在九江時君嘗屬余爲其詩敘既已季父喪東還落跅如晉所遇尤窮息足揚州冬日愴恨悽然動友朋之思故直紀所懷已當書訊寄埘簡末用告觀者云爾

劉冊安詩敘

夫人之情有所歸則易苦而爲甘化憂而爲樂古之人有終身執一埶而富貴貧賤皆不足㠯動之者豈非有所自適于己者哉余與冊安籍同縣外姻爲中表遊河南始識之數覿面相與論說交契出儕輩蓋其爲人清靜謹密接人和自守不出言慎有不得已于言者惟于詩發之然猶托諸比興撫時感物切而不迫故其詩雋而恬摯而婉冊安方忘乎其境之窮而歎歎爲之得句自喜當朋儕閒阻庭宇闃寂無與其娛賞則釃酒烹茗自酹其詩不知其爲悲爲樂也蓋其情之有㠯自適于詩而與爲依歸也如此前數季冊安謂余盍取君與吾

兩人之詩互爲刪易編定之余謂冊安詩各像乎人之性情吾之不能知于子猶子之不能知于吾也曹子建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余則已爲雖並世而不相知也因謝冊安冊安卒已余爲知言今秊冊安自編其詩爲若干卷乃索余敘其詩余欲讀冊安詩者先知其爲人乃較數于冊安之生平不麼已詩人見也爰爲之敘若余之詩則無專力不多作舟車逆旅之事憂勞噍殺之音雖余亦自知其不足觀他日儻因冊安之言而寫錄之尚思冊安爲余敘之也

藤谿吟館詩敘

夫詩者志也豈徒琱琢其文辭鏗鏘其音節已說觀聽

云爾哉讀古人詩者必且綜其生平立朝行事之迹以相印證則即詩以見其志者亦即詩以見其人自三百篇以來蘇李十九首陳思王皆以諷諭見志蔚爲大宗而游覽酬應諸作亦以雜出唐蒙樂府辭賦之意爲七言古詩裁整八句之體爲長律而詩格大備李杜韓白諸家其于言志尤爲閎美皆大家也宋之蘇陸金之元皆其最也長樂梁茝鄰先生好學而篤志出而官于京官于外必本其志之所願而即安焉而又往往能如其志故其爲詩斐然文沖然雅而肫然以摯貺登臨則志在鑒古涉宴賞則志在戒今處中朝則志在靖共守四方則志在保乂拳拳然可以化驕而爲愿變鄙而爲儒

蓋其矜气盡釋而本末粲然詩之至也余媿不能詩然讀先生之詩而有感焉意凡作詩者必有先生之志其詩乃爲可觀于先生之索敘也敢㠯斯言質之

周保緒詞敘

士不能出其懷持㠯正于世不得㠯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發而爲文㠯見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故曰君子之道修身㠯待命正也怨非正也雖然將抑其情而不予之遂邪抑之不㠯其气慘黯而不舒其體屈撓而不寧而偏激躁矜之疾生故君子之道不引乎情不可㠯牽乎禮蓋夊其洽心澤身之學旣大成其幾微過中之情固可㠯漸而化之然則吾徒頫仰一世感慨

人己情之所發跌蕩徃反固所不能自已者也周子保緒工于爲詞隱其志意耑于比興已寄其不欲明言之恉故依喩淡至溫㒵可風丙寅歲都爲三卷屬予敘之夫予之言詞烏足已盡保緒哉保緒徃季已舉進士而不得意于有司感慨悲憤頗形于色旣且釋然予謂保緒銳然已直道自任未爲非也君子之道不已用舍頽其志不已逆順挫其气而況保緒季未三十過不用方已此曾益其不能又豈足爲怪而人或且僞保緒已其勇敢駿厲之气爲可已風夫保緒之學之有淺淺得失固宜與世共見之也而豈在是哉抑余之所已知保緒者其有已異乎人也讀其詞而有感于斯焉故復論之

亦唯保緒自知之而已

餐粵吟館詞敍

昔柳耆卿康伯可未嘗學問乃以其鄙嫚之辭緣飾音律以投時好而詞品以壞姜白石張玉田出力矯其獘爲清雅之製而詞品以尊雖數不合五代全宋以觀之不能極詞之變也不讀秦少游周美成蘇子瞻辛幼安之別集不能擴詞之盛也元明至今姜張盛行而秦周蘇辛之傳響幾絕則以浙西六家獨宗姜張之故蓋嘗論之秦之長清以和周之長清以折而同趨于麗蘇辛之長清以雄姜張之長清以逸而蘇辛不自調律但以文辭相高以成一格此其異也六子者兩宋諸家皆不

能過焉夢窗學秦病平學周病澀學蘇病疏學辛病縱學姜張病膚蓋取其麗與雄與逸而遺其清則五病雜見而三長亦漸已失至于浮淺之士致力未數者又不待言矣筱小秋詞者袁子蘭邨郭子頻伽皆致力之久言之而可按者楊子芸士則猶墨守浙西者歟管子異之不工詞獨其所偁姚姬傳先生最難之一言而爲周子保緒汪子均之所非者余竊有取也夫詞之爲埶也小其爲文也精秦姜名高一代其成章祇數十篇辛偁最多亦惟數卷其難也如此至放者爲之始列爲多編而詞學濇矣小秋之詞主乎清已賅三長爲之四十年今五十餘矣廑六卷耳而生平遊歷踪跡具在余少小秋

十年而爲詞且三十年所得亦止三卷自非身歷焉不知也夫小秋負非常之才困頓窮抑以至今日但以詞傳其所得不已尠乎雖然小秋于世事無所就一寄之于詞後之人讀其詞者如見小秋也此則小秋之可以自信于佗日者而余亦所得而同勉也夫于小秋之索言也書以質之

儗詩品序

萬物之情不齊境亦不齊雖然立德者德歸之殉名者名隨之怠者廢悖者退賢不肖有不自己致之者乎天之所貴人未必貴人之所賤天未必賤然人之才恆不若天其賢者後天數十季而始幾于知天其不肖者又

後數十季而始從乎賢者之知其卒也天之所貴人甚不貴天之所賤人甚不賤貴者予之賤者奪之得與失有不自已致之者乎數而物情壹不平則各執其類相告語若不得已于言者何也今人壽不百季其精力完壯可已有爲之時又止二三十季其有已自立于己者徃徃無已自白于世久其旣白則又已過此二三十季將不復能有所爲其甚者且不久自知其旣白焉可不哀乎夫人而與道爲適知天之各有其時知事之各有其數立乎此知乎彼夫何不平之與有數而身與世相入而人事纖悉之端有不能不動于中激爲言者久其成文托物相比緣情起興旨哉可味也情之所發固如

是其感人邪吾又安知人道之卒可以自于天者不猶是情之所積邪嗟乎一情之積而可以通于天一言之微而可以顯其情識者知貴賤之故在此不在彼矣乃吾又傷夫極古賢豪之心力而莫可回者一情一言之微而有以化其轉移之機也世有事愈纖文愈小而情愈工者敍以問之

書焦循易通釋後

江都焦循之言易也曰旁通盡六十四卦而兩之成三十二旁通卦爲變動之本曰時行盡三十二旁通卦皆合二卦以互變以就一陰一陽旣濟之位以二五先動而初四三上後之曰當位非其序曰失道又以兩卦皆

成既濟爲終窮于是初四動則三上止三上動則初四止三十二旁通卦皆歸于既濟益夊既濟咸其釋之也一卦之辭既險則取佗卦爻辭之相類者比而屬之已彼證此復不足則又掇爲相錯比例之說轉輾牽合而六十四卦無定形焉其訓釋依于說文爾雅廣雅釋名諸書而又掇爲引申之說已廣爲傅會又不可通則已聲之叚借求合而强爲比坿于一字一聲者衆矣是故泰既濟卦德之盛者也循已爲失道之尤是不知名卦之義也三才六位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循已爲終窮是不知立卦之義也旁通升降變動元亨利貞之用天人之大道也循皆襲用其名而盡革其實力排孟京荀鄭

虙羲而自尊其說且于聖人觀象畫卦之原八卦所已生六十四卦之故畧不一攷爲可謂誕矣夫天下無盡棄前人之注釋而一字一句義必已出者今循旣不用消息互卦爻辰而直釋人事已古證今如程傳者又舍不用是已隘也且苟虞鄭氏之易固非已爲弈棊弄丸之比已供無事時之玩娛也必將上稽諸天下揆諸物中驗諸人已求古今治亂之象聖人奉天時行之迹後之釋易者不能兼通猶必有其一端而後其言得立吾不知循之書于二者奚當也雖曰卽其所謂時行者亦可推諸人事之一端夫旣舉諸儒之說而盡廢之矣又可已推乎哉

書蘇秉國周易通義後

繫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葢四者不葡不足以說易十翼言卜筮惟大衍一章言制器亦惟十二葢取章爻說卦傳詳述卦象其彖象文言繫辭所反復推明者言與動而已葢象者辭變之原占者辭變之委惟辭與變則相表裏而爲言易者所不可離漢以來易家馬鄭至程朱皆長于辭後儒多宗之荀虞則長于變與象惟京氏工占朱子亦重占然亦未嘗徒以占言易也淸河蘇秉國著周易通義力排卦變爻位之說而釋用九用六爲占破利貞之貞爲貞悔之貞又破悔亾

之悔吕曲就之而三百八十四爻皆卜筮之繇辭矣泥于朱子之一說而廢其全于聖人吕動尙變之道无爲剌謬雖博采舊聞縱横論辯昪不可制而大指旣失姝無足觀夫易爲聖人治世之書古之帝王必因時而爲治六十四卦猶之六十四時時也者象所生也時必有所承之于前而有所善之于後于是推消息之序吕求其變來按六爻之得失使不正者變而之正因箸之于辭俾可觀省而猶欲事事攷覽吕衷諸道則占事與焉是故觀天文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象也究其形則法度見元亨利貞用九用六者變也觀其情則經權明吉凶悔吝无咎者辭也審其宜則是非判蓍策掛

扐四營十八變者占也習其數則從違淺四者相承未聞可已偏舉也今之學者多好立異已求名故舍其大者遠者毋已一節相矜雖言之有文能成一家之著述于道亦奚所當身虖獨是書也乎哉

李氏三忠事迹攷證書後

李君慶來與先君子交其仲弟復來則與余交善季弟述來婦錢氏則又余祖母之姪也三君俱已文行稱于鄉里復來嘗取其兄弟所作李氏三忠事迹攷證示余爲明巡撫若濟先生復來高祖也監軍道我貽先生之弟御史庭碩先生族祖頗極完具其尊祖敬宗之心可謂盡矣夫永明王立國肇慶襲狎𡚁敗其事葢不足道

然瞿式耜何騰蛟故一方長吏率衆以應朱二人肰而倚孫可望李定國馴致于亡是以因循猶至十餘年之久而李先生若濟則以崇禎癸未進士選授瓊州府推官挈家赴任適當其時遂以庭碩我貽二先生共仕永明之朝閒關所事卒至于肰其心迹固極不得以矣然而事君致身其又奚憾或以庭碩先生與吳貞毓謀引李定國誅孫可望不克而肰雖忠而不智是始不然當永明受制于可望時可望日眈眈于虛位賴定國護頑其閒故後降于　大清以偏定國定國遂亡始末如此其人安可一日依哉是與可望則名塗地而事終裂不與則肰先生固非肰莫可者也烏虖唐桂覆亡變服歸

里吾鄉如惲遜菴輩皆未受崇禎㠯前誥命者若濟國衛朝命適廣東而庭碩我貽又皆㠯永歷丙戌選貢起家此三人之所㠯成忠而吾獨惜其生于亂世域之偏隅未展其經綸爲足悲也

重贈吳山子敘

余爲古文受法于舅氏張皋文先生先生之言曰　本朝爲古文者㠯十數婺推方望溪劉海峯先生之文學于海峯者也先生之言曰自宋曾子固蘇明允父子之亾古文廢不絕傳而明歸熙甫繼之　本朝方望溪劉海峯又繼之鳥虖何其難也蓋自制舉之文興有浸淫于其中者而古文日益晦于是世之爲古文者相率而

變亂其體破壞其法紀各以意爲無所師承而其求文者復不知貴有道德能文章之士而惟執位是趨于是搢紳先生各箸一編轉以相則烏虖其亦不至于盡泯耳余與山子同學爲古文山子之文簡而醞莊而雅余以爲難山子故不喜爲制舉之文余嘗謂山子彼爲制舉之文者誠棄去而爲古文旣有得焉吾未見其不能爲制舉之文也山子亦嘗語余古人爲文未有所岐故無徑而不合于法今之爲文者徒自岐之非古之文有所獨難也而余則兆明三百季以至　本朝其閒守道之君子不少見而其文皆不足觀其皆溺于制舉之文乎抑爲古文者果其難邪婺熙甫望溪海峯此數子者

未有大過人之才而其文皆足傳則又豈係于制舉之文乎余不知爲古之文者其果難乎其無所難乎而余嘗與山子論爲古文之法則又無不合者豈難與不難又所不論邪余姑已所見者質之山子將必有無見者在

贈沈文起敍

人之營營于富厚沒沒于欺詐者吾知之矣曰天下之利可已欲求也見寡欲之士有已異于人人者則譁然曰是爲名高者也矯其情而爲之也見居富貴而能自抑損與居貧賤而無克自安者則又曰是境爲之也居富貴易居貧賤難夫果知居富貴而能抑損之爲愈者

是猶知有是非也而㠯寡欲爲矯情者是未嘗知有是非也非其本心也相形者益切因反其是而飾其非而久而遂忘其失乎本心身虜利之中于人非一日故矣天之所㠯與人者甚均㠯節也人待養于天而代天而養人故自養養人非其道而天不敍其養者無之何也㠯待養于天之身而不得其養之正則不勝㠯代天而養人而不得其養之平則傷類㠯不勝之名犯傷類之實而求逞其欲是胥戕而㠯身虜今何其烈也古之聖人立禮于天下㠯制其節準乎情而均其欲又恐人之未樂乎從之也立學校㠯教之使生其廉恥之心而達之于好禮上者無失德下者不縱其欲所㠯安也此則

不立而放利之說與懷利以厭利而天下之利遂不足以當人心之欲蓋自三代以後所以變故百出而莫可救止者無他禮之廢而教之乖也嗟乎此古來君子所以多不適于世也吾嘗與文起言如此文起學古之道而困于世貧日益甚雖然非文起所患也亦行其志而以鳥虖世之非矣于吾徒久矣文起儻聞之邪願以告我吾當與文起分之矣

送魏贊卿敘

吾嘗怪士之亢志矯行者無求于世而世羣起而嫉之則或兆君子之有所甚也夂觀夫世之人蓋其不雲靡而波頹風合而霧椒細之斷斷大之施施其利也如刺

其轉也如轂則又悲君子之有所不得已也吾與人竝世而生吾之才未有以過乎人也人之言語僂佞馭物接事之辦以嚴者皆足以利乎己而害乎人其文章藝美閎博而識遍者又足以取勝乎人而濟其惡賢與否將復可辯邪彼君子者正其心而人不敢動之以非德端其容而人不敢犯之以非禮審其行而人不敢亂之以非道以是爲君子小人之辯云爾又容得已邪孟子之言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然則士之可以有爲于世者亦鮮不由是矣余與贊卿幼相習其交也始疏而日親嘉慶壬戌贊卿試禮部不第將歸余送之余知贊卿久贊卿之爲人不而廉世之所爲有若嬲而爭

之者贇卿不絜也贇卿之心其有所不得已歟抑贇卿而徒取夫有所不爲也豈余之所望于贇卿邪夫以贇卿之足已有爲也贇卿歸其益進于有爲焉其可也

齊物論齋文集卷二終